

兩浙名賢錄



四川按察司副使葉際清應乾

父允揚附

吏部尚書陸與繩光祖

兵備副使陳履卿茂禮

兵部左侍郎宋思文應昌

貴州按察使陳觀甫頤正

雲南布政司左叅政陳忠甫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金子魯學魯

贛州府知府顧朝肅鈐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汝璧

右僉都御史江士振鐸

僉都御史陸無畦萬垓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鍾維新化民

江西左布政使沈箕仲九疇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黃國何履貞仲方氏閱

經濟

明四 共二十一人

右都御史沈汝楠子木 子傑 紹 倣 焯 倣 恒 附

沈子木字汝楠歸安人登嘉靖己未進士第授富塗縣知縣會景王之國所需不貲從闕又橫索時太守有心疾將箕歛於岡右以供子木裂眚爭之乃已子木又謂

王長史曰。王而體。天子意者。必軫恤吾民。不使擾。民非王意。有私索者。請奉三尺治之。長史啓王。王曰。此賢令也。卽日命從官揚帆去。明年歲飢。賑救有條。民不知其無年。擢虞衡主事。領盛甲。厥厥有中貴主之物料。半侵牟。戎器具數而已。子木立召工匠。嚴諭之曰。若更不覩庚戌事邪。虜酋入寇。兵甲不繕。主者皆獲罪。若何玩愒。乃親視器。必期精好。不中程者。輒毀弃。令重治之。中貴鉗口。莫敢吐氣。癸亥。虜果猝至。通州禁軍出禦。敵戈才弓矢之屬。分給至十三萬有奇。皆堅利。可用。雷司。

空禮大嘉賓之曰此實心任事者使人人如此何職不  
舉未幾遷都水員外郎是時上居西苑離宮別館營  
建甚多子木亦兼領上方工作皆身拮据其間省水衡  
金錢萬計會河決徐浦進郎中領南河晝夜宿河上告  
成晉秩一級出爲建昌知府前此江右有洞夷警郡募  
兵爲備多江北人人久之議罷奉令者失調護諸卒呼噪  
不散勢將爲亂子木急馳單車往諭之曰汝輩誠不畏  
死乎勁兵在近壞撲滅汝如踏螻蟻耳汝作數百橫死  
鬼痛矣今爲汝請九十日糧供衣履之費以行脫介冑

反故土不亦善乎皆感泣搏頰曰公實生我遂羅拜去是日微子木幾殆。摧廣西副使領右江兵備柳州有懷遠縣寄萬山中四面皆徭縣令寓郡遙領之不入縣而令馬希武者。慙喜事妄議城焉。子木曰此示之疑也。徭將生心而直指李良臣與馬有連主其議城未半諸徭已警警譁馬猶不省。謾爲大言無何變起竟殺馬令。上震怒命急剿之而開府郭應聘重發兵撤府江還兵擊之。故事土兵十月出師二月罷歸田作檄至。已正月東裝待歸復驅之遠征。已懷怨會道中又大雪沒膝乃



粵中數十年未經者，不勝苦。遂烏獸散，賊知之，將奮力犯我。同事者與子木俱駐融縣，去賊止三十里，議棄融。還子木曰：「此引盜自逼也。」吾一退，諸屬邑如破竹矣。密期總兵平蠻將軍李公錫都指揮黃鸞率浙兵三千直趨長安鎮，扼其隘口，賊怖不敢出，乃徐調諸營兵六千，土兵三萬分道進，剿連破七十餘砦，斬首三千餘級，獲故懷遠縣印，戮其酋，督府疏聞。上嘉之，賜白金文綺。晉右叅政仍領右江，未幾與廣東夾剿羅旁，窮其穴，拓地千里，以功晉布政使。爲忌者所中，降湖廣右叅政督。

轉漕尋晉按察使遷山西右布政尋轉左晉中大飢饑  
鄭俠繪流民圖奏上得捐帑金十萬爲賑因命吏爲粥  
以飼餓人全活者甚衆晉右副都御史撫山西督雁門  
等關軍務撫晉三年功爲九邊最制府疏問賜金綺者  
三人爲兵部右侍郎以父喪歸無何而閱視者有言謂  
南京家食者且八年起南京太常寺卿閱掌故見  
文太子四時有祀而 建文君獨無心竊痛之乃疏曰  
皇上以孝治天下 殆三十年欣承 祖宗諸盛典無不  
釐舉獨 建文祀久闕未有言臣竊謂 建文君 高

皇帝孫懿文太子熾長子五年御宇統順系明卽宣  
成祖時且用先且王景之議以天子禮葬遣官致祭輟  
朝三日則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相沿至今苑  
無成說生爲金潰玉牒之主沒銜斷蓬飛草之怨若敖  
含餒伯有無依不亦悲乎 皇上御極初年特念死節  
諸臣下褒祀之詔伏讀制詞有曰仰遵 聖祖遺意褒  
表忠魂夫忠於 建文者且祀矣乃 建文獨不得祀  
邪弘治時禮部主事楊循吉曾以 景皇帝爲比議追  
謚夫謚固當議則祀尤宜急議今世所疑者不過謂倫

次間稱號難定。是不知禮以情伸。數緣時降。第獲暨。第一組。猶愈於湮絕。弗存者。臣愚以爲留都誕育之區。臨流之地。生所憑依。魂魄不遠。宜卽其處。或附於高皇帝之側。不則懿文太子之側。廟祔弗淪。儀典斯秩。且朝未備之禮。今日集其大成。列聖未慰之靈。亦將惟欣交暢於皇上之善繼述矣。奏上下禮部議。如所擬。覆上不報。然時論躋之。轉遞政使。乞身不許。晉南京右都御史。稱疾不赴。歸巴酉。以病。諱卒。年八十有二。子木。狀貌魁梧。昂然挺立。爲人慷慨。多大略。汪洋千頃。莫可

涯。洪居官不上虛聲。所經畫皆久遠。計崇理學。工文辭。有著述數種。藏於家。子四。微。炤。大名通判。微。焯。南工部郎中。微。焮。見官南京兵部尚書。微。桓。貢生。

湖廣左布政馮汝廸叔吉

子若呂若舒附

馮叔吉字汝廸。其先出南唐。二延尚書。後徙慈谿。代有偉人。父燮爲諸生時。與從兄司寇岳憲副璋齊名。娶錢氏。生子三叔吉其長也。年二十舉。嘉靖壬子鄉試第四人。癸丑成進士。除泰和令。當是時叔吉以子奇之齡。河陽之表。買生之文。宰百里人望之如神仙。或謂喜修文。

者武事未必備定。五革隱五刃終非吹霜噴露寒暑筆  
而者所能辦。而會洲之龍旱塘之湖二窟者。聲勢相倚  
排。出輒署里閭。口某日劫西鄉某某日劫東鄉某某。搥  
手莫敢問。叔吉廉賊左右隣。與有連者。密逮之。至論曰。  
若隣賊而府賊。府賊名窩。罪浮於賊。吾姑貸而窩。凡賊  
入城而先告吾。無泄語。有泄者先且族而家。於是嚴城  
中宿互襟者。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一意伺賊入  
水路。頃之一賊魁入城。隣以告立擒之。其黨未知所出。  
數日復一擒之。居數日又復一擒之。賊徒震懼匿旁。

空舍不敢出。叔吉乃令鼓人。擣鐸。羣吏弊旗車徒無作。銜枚直抵其穴。一鼓殲之。盡俘其妻孥。以歸。於是四郊五涂戶戶不閉。邑故有土城而未甃。叔吉日。家以垣籬。隈閭爲城。國以山河城郭爲護。金城鑊郭。寇不敢賊。吾豈以門戶爲戲。經營爲擾乎。乃雉之軌之錯之不傾之地。卽言者交口不便。勿顧也。後七年而粵寇至。民依城以完。僉曰。馮侯生我。未幾。召入爲小儀。尋丁內艱。中。非語被察。左遷。兩淮運判。擢徽州丞。遷守池州。進江西憲副。復左遷。晉少叅。會盜掠蕪湖。藏遂移江南備兵。是時。

大江之濱東自武昌以會於大雷西自豫章以通於秦  
淮物衆藏奸地寬長孽於是萑苻之間潢池之警在在  
而是叔吉於濱江設皖城荻港二營置二樓舡舡有帥  
翼以戈舡數百艘艘以旗幟爲別而又設梭舡游檄江  
上以察軍慝博謀賊嚴夜行者執而錄其舡之首於  
於長江上下數千百里鐸振旗作鼓行錫鳴若常山蛇  
首尾相應有警則江山搖動林壑飛騰楊公季成之徒  
亡所厝趾買人子弘舡巨艦連舳接艦風停雨歇卽野  
泊如登堂與江賊旣遁鯨鯢不波而又虞其恣於陸也



乃議城蕪次城銅陵城望江城桐城築清溪隄護以千  
柳選材官分制諸要害以一參軍爲中樞以二萬戶爲  
犄角又部署良家子弟爲土著百道亡飛走之虞金陵  
鞏金湯之固江右藉浙諸隣封亦俱枕枕上矣復從江  
南轄楚右丞尋晉左僅僅一年議通錢法更定江防申  
飭漕艘劑量宗祿鉤校賦役井井有條無何而丁外艱  
歸遂絕意仕進屏居文溪山中不復開口談世事惟一  
意督訓子弟甚嚴二子若呂若舒次第舉應天舉南宮  
遂有名輩而復以其訓二子者訓從子若愚及婿張九

德俱以妙齡成進士。駸駸登臚仕。未艾也。說者謂二題尚書大馮君小馮君。今復見於慈云。叔吉爲人。個儻負大節。氣局宏廓。而內周詳。爲國家肩巨任重。不避僥怨。法所不可不移。如山斷在必行。雖責育不能奪。歷仕凡三十年。其經濟大略。出自天授。精神所鼓。金石爲飛。雖簿書猥瑣。靡不精核。而籌畫兵務。尤其所長。孰謂修文者而不必諳武也。然負氣巖巖。耻屈意權貴。而忌者亦用此修郅。故終不能取大位。掄材者至今惜之。卒年七十有二。所著有文集若干卷。視道七議。江防十議。若干

卷藏於家

淮安府知府范子美櫝

范櫝字子美，會稽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事。事管節慎庫，蒞事日啖餅數枚，以蕪謹稱。得時譽，當事者因欲致之門下。櫝不肯往，以是差滿換職。需二年始補刑部進員外郎，歷郎中，出知淮安府。時倭驟犯鹽城，轉掠廟灣，實淮安地。櫝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櫝所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竭。

諸軍所給餼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稀少食糧告匱  
楨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民屋壁墻築堡  
因益商積粟爲持久計楨度賊勢未解慮餼不繼言於  
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難之而先軍門已截  
留運糧五萬石楨竊計卽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卽  
從亦緩無及乃擅發帑金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  
就舡中減價糴之頃得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  
石軍興給足卒以殲賊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之  
涉淮也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舡艘萬餘艘兵衛

夾塗鋪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涯各除道五丈庶民廬輒  
撤之。檟傍廬置敞舡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時  
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檟略不爲儲侍漕院大憂  
之召爲語檟謾曰明公在何處耶。佛然曰乃欲委罪於  
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  
奈何。檟曰今王舡方出糧舡必不敢入。關比次坐候日  
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舡而用其十人爲夫。彼利得餽直  
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  
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

後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都御史大喜稱服饋進目  
然而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蓄水以濟  
王舟比入黃則各關皆洩勢若建瓴安用衆爲曰是因  
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計之公勿憂都御史歎曰  
君有心計者吾不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  
饌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兩檟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  
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雞鶩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備  
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接然之爲  
咨請禮部部更奏令第具饌直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

供費巨萬計。比至，檟遣人持鑰金逆於塗。遺王左右曰：水渾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祇千三百。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載出，羣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游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園寓。拏者曰：有傳牌乎？曰：無有。命誦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檟心疑其爲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日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閉相搏，繫以來。而戒曰：慎弗言。捕賊也。卒旣散去，檟命與謁客。西門過街。

市搏者前訴卽收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  
官司不暇食暇問汝聞乎叱令就繫入夜傳令警備而  
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曰  
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爲亂吾久知之徒  
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死侵晨捕賊首已遁其孥  
媼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  
餘賊潰散是事微積且不測疆吏皆悉誅死矣居無何  
而玉帶城之役復起淮安故兩城新城者南宋時築也  
時亂後漕院以其多備也議合之檟意弗同漕院怒遣



舉之身自爲植。工竣命曰：玉帶繪連城圖，大享勞羣吏。令人邀櫛，櫛固讓不往。出行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矣。漕院聞之，愈憾。於是搜遠歲逋租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階。而櫛竟拂衣歸。去之日，郡人扶携悲戀。婦人女子皆登埭而號，或騎馬擎舟尾之。川途爲隘，踰數百里，至江而後返。櫛於學以力行爲尚，每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不倦。敝衣徒步，遇之者以爲老生。其論事明足蚤知，勇足立斷，仁足堅守，刀斬鏡別，毅然不移。惟識與力可謂兼之矣。卒年八十一。

光緒堂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所著有洗心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於世。

右都御史吳時來

吳時來台之仙居人。登嘉靖癸丑進士第，授松江府推官。會倭夷發難，盤踞柘林以窺內地。而郡守時且臥疾，時來攝城守，復奉巡臺檄爲監軍。乘城旅宿，戒登陴者各以死守。募巧匠作墨守之具，無不堅備。復作火砲佛郎機、鳥銃諸器，教士爲連弩，一發十矢。予矛槊必習，分屯四郊以備聲援。而寇勢逼甚，上女嫜保於城者以萬計，或議鍵關止之。時來厲聲叱曰：「設城以衛民也，以民

委賊而抱空城所守幾何悉縱之入入而無居者爲擇  
閒曠地舍之又城隘民衆壅污蒸染因大疫時來乃四  
啓水關俾輸薪穀者因其歸舟載穢滯出之又多置藥  
餌躬率醫視療疫良已郎土諸路兵至吳總臣計犒逾  
時衆大譟及至松撫臣屬時來除備時來度水道所由  
就福田禪林外立營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舟人  
導之人以次受犒惠均而費不冗諸營帖然客兵素饒  
悍剽掠卽不異寇時來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酋長  
數輩日率之以徇於郊刀斗相屬酋或弗戢呼其長縛

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比總臣移鎮境上有親兵取人  
一嫌時來鞭之數十總臣怒召時來庭讓之時來不爲  
動徐對曰公奉命用兵以安民也顧庇兵以殃民乎總  
臣愧而止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十  
餘丈人情洶洶時來盡撤屯戍第以強弩數十人扼其  
衝總臣以爲危時來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彼將不  
虞且淖寧安能登卽登從高磴之易耳總臣謝不及時  
內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苦蓋時來慮爲火箭所及亟  
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材夜選卒運之城外以爲木

柵杆修城者卒皆股栗無敢前時來首馳一騎出南門  
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爲民屋則  
固向所識也賊知有備棄而北走將突南都時來建議  
曰欲窘賊所如顧方略何如耳第決震澤水斷松陵道  
賊能飛渡乎尾其後而擊之賊皆成擒矣當事者從之  
急檄吳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趨澱山湖嚴以水兵塞諸  
隘賊果由橋李道平望阻水不得進徘徊一隄中自相  
蹂踐我兵出其不意先後遮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者  
無筭此王江涇沈家庄之大捷語備倭者至今快之而

本始所爲。繫時來首謀也。視師者忌之。抑其功不上。僅以治最。召入爲刑科給事中。當是時。分宜父子橫甚。靡其才者。無不立碎。時來疏其不法事。以中旨逮詔獄。廷杖得不死。遣戍嶺表。隆慶改元。起自行中。游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閱視江防。與時宰不合。拂衣歸。時來爲人性慷慨。負奇節。於書無不讀。而其諳解韜鈴。則天性也。方倭之犯松。儒吏愕顧。城之不陷者。纔如累卵。時來初官司理。無守土責。顧慨然以一身肩之。出入危城。躬履行陣。臨敵制變。所至見奇。固溝壘爲金湯。作羸弱爲

魏虎障蔽全吳保寧畿輔跡其所就視當日之建旄秉  
鉞者爲何如及事既定而大吏蒙璽書之褒將士受不  
貲之賞時來獨隱默不言若未嘗身與其事者此非公  
爾忘私國爾忘家者不能宜其立朝而以忠節顯也說  
者曰公以經濟之才矢忠貞之節故其建立表豎偉絕  
一時時論以爲允

湖廣提學副使顏應雷鯨

顏鯨字應雷慈谿人生而穎悟絕人幼學卽慨然志古  
聖賢徃徃雖訓詁自爲悟解洞窺性理秉心高亮規行

矩步不媿炯隨人以澄清天下爲己責嘉靖己酉舉於鄉適母喪廬墓三載丙辰始第進士授行人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京通等倉時富人馮漢者怙定國勢貸子錢漕卒沒漕糧梗漕政定國方有寵巡漕使者噤莫敢發鯨方在事軍民技牒故陽不爲理漢意鯨庇己果持定國書來見卽時出所告牒考訊皆伏論殺之又請裕邦儲飭漕政四事皆稱旨施行故事錦衣衛卒騎操給餉之時擇請倉廩惟便鯨下令禁軍官軍一體惟官所界不得自請復議罷海運倉廩候之至今出按河南



省驛通冗費以藉民力中使相戒毋入洛境是時伊底  
人典樸者生而兇回走金錢京師內結毛尚兩貴人張  
王二常侍外及臺省樞要分宜父子尤力爲地上所  
爲立報所疏請立下又多布健兒飛騎自河北湊京師  
爲耳目招集亡命商洛懷孟間鑄盜鳴鏑之雄爲爪牙  
諸所爲不法罪惡萬狀日伺上春秋高訶中朝有故  
卽發監司莫敢誰何先是鯨將之中州詣華亭徐文貞  
相國請曰有如輜車銀矢卒起兩河誰爲仇咸寧王伯  
安者相國默然良久曰彼內援深耳目廣黨與衆矣寧

夏南昌之甲錯實挑之鯨曰正德時奸諛在朝人情皇  
恐今天子攬網結網何黨可乘試以嫌疑離內交何  
所不貳以鉤距獲耳目何所不濟以生死奪羣黨何所  
不孤數校尉足辦矣願捐七尺爲國殛之相國大喜鯨  
馳至河南以叅收耿隨卿往隨卿倜儻多奇略謂鯨曰  
洛陽所能縱橫四十年承奉王鑑有心計凡公所爲彼  
力能破之隨卿故識其人謬爲心膂是可說而下也鯨  
曰諾隨卿遂一夕潛詣鑑見鑑而無言問亦不答第微  
視鑑歎息已而相對坐久之垂淚起頓足不休鑑心疑

問故隨卿乃屏左右曰若死期至矣伊瀋敗矣馬將軍奉密旨以京軍入洛爾名在黨惡且奈何因出檄示鑑故厚隨卿不疑相與伏地泣曰耿公生我隨卿復謬曰吾無以脫爾請爲若交於御史御史得若輪心共計且以若有徒薪功寧獨無死鑑遂潛與隨卿來見鯨正色斥鑑所輔王諸不法狀隨卿謬從旁解之鯨曰爾第反罪爲功吾當貸爾一死鑑頓首惟命遂與鑑約凡府所議輒以報始定擒庶人計鯨念貴人常侍爲庶人中訥疏上格不下卽下諸河北飛騎旦夕且報庶人先矣

乃奏記相國相國以間說諸大璫中授遂絕御史溫如璋洛陽人備知飛騎主名潛以授鯨因上書大司馬言狀大司馬爲檄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逮捕無一人能由是京師事庶人不得聞時庶人護衛暨所招亡命尚萬餘人橫行洛城中鯨念郡國不可無兵發兵則提人心適汚寇起鯨檄郡國集兵東大梁則駐汜水扼虎牢西商洛則駐武關南汝寧則守熊耳北懷慶沁濟則扼河津各集部伍乘城列隘以備汚爲名召王鑑齋謀數千人玉宮以散其黨遂上疏劾庶人抗旨矯勅淫虐庶

回僭妄不道之罪十請亟正法上可其奏遂下庶人鳳陽獄國降沒入其貲鯨念兩河苦庶人虐焰宗祿乏供數百萬諸宮人多強奪民間女護衛多亡命請以沒入金錢補祿糧賑兩河軍衛補缺伍官女散民間得旨報可而羣瑄以無所乾沒造蜚語上聞事幾殆徐相國馳報鯨勿堅持爲身家累鯨不可曰從中官是滋蔓也鯨本以百死從事死而可爲兩河赤子且甘之後相國徃說陳王二常侍事得寢先是錦衣緹帥得辟召諸校受諸俠少金爲署名籍中作妖書左道誘富人子弟習之

復相與發其罪以爲功得陞賞列侯奉使所過候館驛  
然諸藩苦之諸藩中使進奉輒駕龍舡所過橫苦鯨諸  
校尉缺從大司馬銓補錦衣不得自署冊封改用文臣  
諸藩進奉遺屬吏不得用中貴人遂爲定制時德安接  
壤汝南多竊盜宣大總督駐懷來去邊遠黔沐專兵柄  
漸不可制鯨請改德安屬鄖陽宣大總督駐陽和而雲  
南置撫臣得專制皆報可戶部主事海瑞言事切直  
上怒杖濱死下錦衣獄且論辟鯨與給事中馮成能昌  
言於朝曰諫臣不能言而部臣言之已可媿死奈何坐

視令 主上殺直臣乎時相感其言瑞得不死九月提督北直隸學校以立志主靜克己諸條頒示諸生士皆頷化先是都督朱希孝受富人金補校尉諸列校要郡連上產千百計不供縣官賦抑小民代輸大典令高世儒爲平賦法令羣役均差希孝劾世儒梗令甲侵勲衛上可其奏莫敢爲辨鯨抗疏爭之略曰明王不私侍臣良臣不顯市利緹騎盡富人子不占賦而賦獨病貧民今爲貧民請命世儒無罪罪在緹騎 上怒謫湖廣安仁縣典史陞寶慶府推官南京武選司主事改南京吏

部文選司郎中、湖廣提學副使、所頒條約一如北畿士習文章爲之不變。時夷陵王篆以相門客爲考功郎，願指當路，囑祀其父鄉賢祠。鯨嚴詞卻之。楚王舅王朋橫惡爲給事中辛自修論列，朋行萬金賄不赴理。官楚者以朋爲金穴，莫敢問。時鯨視總憲篆，獨置之。法論戍邊王及諸大夫皆爲朋請，不爲動。武昌夜失囚，鯨聞報起視堂皇，立發十餘檄，檄沿江憲司詰朝次第就縛。二年四月，校士湖南，宿雲溪館，悟格物之旨，遊南嶽，著祀南嶽文如春陵祭瀟溪先生過寧遠著舜陵辨。九月，至長



沙偕諸生遊岳麓大合一十三校之士郡邑大夫諸學  
博士會於岳麓席地旁列陳詩雅歌發明心體十月還  
武昌斥伍大夫員不得祀復大會諸生於漁溪書院論  
孔顏魯孟著原性訂學諸篇後試恩貢以忤時宰左遷  
山東叅議鯨初以書抵執政有宰相位極人臣所患不  
足者道德功勛既修世廟實錄核楚事闡潛德崇真  
儒時宰以爲異已遂以試貢事修執鯨了無愠色亡何  
而新鄭秉銓王夷陵以父故銜鯨從旁贊之假以大計  
奪其官鯨林居介特不問家生產奉餘散宗黨窮交衣

租食橋日以講學著書爲事丁丑正月集同志講學於  
慈湖書院著慈湖定性規一卷又著銷兵聚兵及金鑑  
不可開議十七年丁丑著易學義林書成歎曰昔孔子  
五十而願學易其讀貴之繇鼎革之際三致意焉蓋玩  
之終其身至耄編三絕今吾竊有志焉吾藉以卒歲矣  
若有前知者越二年卒年七十有五鯨歸田十有三年  
會神宗皇帝收召遺佚科臣鄒元標首疏於朝自前  
權貴淹抑狀請破格擢用嗣是而臺使者歲列薦剡前  
獲凡十八疏當事者竟以常格題詔准先朝直諫厲汝

進例用湖廣提學副使致仕卒之日士民哀之如喪考妣未幾其門人祀之於慈湖學使者祀之於郡邑而楚人郭正域爲之論曰顏先生窮理似王伯安剛直似海忠介清貞似薛文清卓犖似劉忠宣使顏先生而在孔門則四科之列靡不合矣君子以爲知言

吏部尚書張子文瀚

張瀚字子文錢塘人登嘉靖乙未進士第釋褐南工部都水司主事內艱服除補刑部陝西司主事歷員外郎出知廬州府甫下車卽葺宋包肅公祠爲文以酌謂孝

肅風裁節。槩山斗百世。乃人徒稱其摧折擊斷。而未知  
其有體要也。故瀚治廬。一做孝肅故事。先教化而後刑  
罰。一時翕然向風。稱大治。無何以外艱歸。服闕補大名。  
其治大名也。一以治廬者。治之。庚戌虜酋薄都門。詔遣  
司馬郎一人持節徵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  
相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久之。瀚聞報。以募召游食。飢  
附飽。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卽令三  
十人治一人。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  
與使者爭荷禮乎。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

義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令謂勅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瀚首請使者。閱師。使者岿然曰。何速也。此關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乃歎服曰。張守文武才。銓部察瀚兩郡循吏。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潼關。歲侵大發。粟所活數千萬人。亡何遷廣東叅政。被誣劾。聽調三年。補四川憲副。遷福建叅政。轉山西右轄。直指某者。欲庇私吏。不得。詰瀚所。釐。藩司夙弊。反以爲罪。疏上。瀚卽治行。當道復議。議時。陸光祖爲吏部郎。爭之曰。如瀚者。安得以浮議奪之。且銓

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讒也。祖與瀚同省。給知其賢。必欲調瀚者。寧罷祖。然猶以兩請奉旨。得留用。尋除陝西左轄。踰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陝西。瀚歎歷久熟諳西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瀚謂。凝冬防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蹂米入犯。防秋兵出擊之。斬虜五十餘。本兵不爲敘。陞大理寺卿。時終南山饑。民嘯聚。當事者議剿。瀚謂。此屬迫於飢耳。檄郡丞單車諭之。卽日解散。入赴大理。多所平反。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兵部左。出鎮鳳陽。督漕運。亡何而改撫兩廣。時嶺南寇賊克。

斥魯一本暨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大浦馮成之各擁  
衆數千。島夷又乘風入寇。瀚殲賊於揭陽。馘其魁已而  
俘金轉戰海上。大破之。捷聞。詔賜金幣。瀚以一本勢張  
甚。由左廣大帥選悞偏裨不用。命以致猖獗。如是乃悉  
論如法。而檄右廣總兵俞大猷馳赴幕府。指授方略。會  
嶺幕兵變。殺一參將自斃而走。倭瀚聞變。卽遣中軍李  
峩馳擊之。擒首亂弁。獲倭酋。回兵卽與大猷夾擊。一本  
賊渠授首。餘黨悉平。先是言官阿政府意。論瀚業奉直  
錫秩二級。適左廣賊平。僮復原官。而功無所敘。新鄭人

相起撫陝西尋陞南京右都御史再進工部尚書時太宰楊襄毅病免廷議推擇三人殷瀚名以聞上謂瀚聞望素著超次特簡瀚辭不獲則毅然以正百僚爲已任私交請謁一切謝絕務在崇實政遠真才兩司大計舉卓異者二十有五人請上賜宴若令貪殘者逮遺及司京察亦如大計事所黜陟悉當材品一時銓路爲之肅清上愈重瀚凡圓丘方澤視牲攝祭諸大禮悉舉屬之考績加太子少保賜寶鈔上尊肥羜以示寵無禮湘江陵喪父不解政忽傳中旨眷留令吏部往諭江



陵亦自爲牘風瀚使留已曹郎請覆議瀚若不諭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江陵復令所善客說瀚弗聽已有詔切責謂瀚奉諭不謹無人臣禮於是廷臣惴慄交章奏留御史大夫名彊直至不能自持瀚獨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江陵益怒嗾臺臣首劾瀚省臣繼之遂令致仕瀚北面稽首曰臣髦不能任國事然寧負相有不致負陛下舜歸而與同郡緝紳年踰耆耄者二十餘人徜徉山水間觴詠談嘯聯翩鶴髮望之如羣仙然論者以爲不減香山洛下云

歲戊子去江陵敗已七年。上念漸舊德，詔所司月給

廩，廩之。庚寅當杖朝之年，詔所司存問。如令甲癸巳，以

天年終計，賜祭葬，謚恭懿。太史焦竑論之曰：當江

陵柄國時，推太宰兩京六卿，間論次先公者十人，論推

先公者兩人，乃公特見簡拔，人豈不謂江陵私公？其後

九卿連牘留之，而公獨持大義以抗，脅之以旨，不動，說

之以客，不動，恐喝之以臺省，不動，乃知公固非江陵所

得私也。公韻度灑灑，人自以爲可親，乃大節所在凜然

不可回奪，此豈可以世俗窺者哉？故海內數十年望公

如清鑄大敦又以爲巨川喬嶽庶幾其復與雲雨爲天下澤也可謂知公矣

四川按察副使葉際清應乾 父允揚附

葉應乾字際清慈谿人父允揚同知灤州應乾年十六隨父之灤以故籍克京校弟子庚子領順天鄉薦越六年而成進士授高安縣知縣考最陞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改駕部郎中聞灤州計奔喪歸而忌者誣以匿喪竟用京考鑄秩服闋補兩淮運判以薦同知揚州府事時時代守爲政會景王之國他郡多以供帳不辦致

有煩言。應乾率所屬踐更迎之湖濱。厨傳井井具設。從事歛戢如無事。然而興化有重賦萬餘邑人苦之。邑貴人力秉樞柄欲移之他邑。以庇桑梓。應乾曰興化固竭澤奈何。以隣國爲壑乎。固以代庖。辭坐是失貴人。惟勿恤也。譚南昌府知府秩滿遷四川按察副使備兵建昌建昌居平楚間地險惡六衛衛長日惟蠶食其下以潤私橐戎政久不修。應乾登壇下令比什伍而訓練之。懸賞格以勵勇者。於是人人超距就節制。會土酋安忠死。忠妻鳳氏自請襲官而從弟安信謀攘之。夷俗兄死則

妻其嫂鳳氏守貞不聽召家衆血戰以脫當事者寬信不深誅而信益衡決自恣所戕害商民無數商民訴之信自若月朔猶以戎服見而擁甲士自隨應乾所部經歷黃清智士也應乾使之陰布部兵於外而令材官有力者尾之入應乾臨陞立呼信跪堂下數以諸不法事叱令縛之信懾不敢出氣遂伸脛就絆而甲士在外者見所布部兵按劔立如堵墻不敢動皆奉首竄卽檄鳳氏兵擊其餘黨殲巨酋三百人境內始定而滇南鳳繼祖亂起殺僉事張澤熾甚檄至應乾計繼祖娶於會川

故與連衡而會川者建昌所屬衛也先遣兵守金沙江以扼繼祖之至已而繼祖果以萬衆渡金沙遂合滇師夾擊之應乾躬擐甲冒矢石爲將士先士勇百倍遂破其軍繼祖以隻身跳匿山中不敢出向鳳氏故德應乾而其母爲繼祖所害每欲復仇而未發應乾知之密召鳳氏至授以方略使圖之鳳氏使間間其所親者爲內應而自以兵威之遂斬繼祖事平應乾當以首功論讓於滇師而自居其次兩省方以功上而江右直指譙其舊事誣勅之遂落職歸歸而着田間冠日召故父老

與論桑麻較晴雨絕口不談往日事而蜀滇兩督府不  
忍以言者故沒應乾功謂應乾才兼文武堪大用疏四  
五上有詔致仕仍敘槍安信斬鳳繼祖功兩拜白金文  
綉之賜應乾卽以所賜金營葬於玉麟山陽北向稽首  
曰臣死骨且不朽矣居恒神王無他疾亡何而疾竟不  
起呼諸子訣曰古言之行不媿影寢不媿余吾力茲二  
者死不媿棺遂瞑年八十有四

吏部尚書陸與繩光祖

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刑部主事杲之子幼英敏不羈

八歲從其父遊道遇客語安南事祖曰是必克夫以望  
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寧煩再計客奇曰是兒雖  
小已有食牛之氣異日當以經濟顯嘉靖丁酉年十七  
與父同舉鄉試又十年丁未成進士授濟縣令濟近塞  
而衝民不勝役多轉徙祖奏併五十里爲四十里以慰  
凋弊又爲設法築城以拒虜功成而民不知秋潦傷稼  
祖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贖祖乃自具疏上之幾  
甚懇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  
能難也邑多輕俠爲盜橐祖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



軍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獨大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悅乘祖入覲嘯崔苻中爲變祖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柵富而才先後令皆與昵後令至柵爲具饗令令不時至柵拒戶慢罵令恚中柵麗大辟坐繫者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貴莫敢雪祖至立出之柵爲謝祖曰我伸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爲仲文私人橫行里中祖捕置之法仲文奉命祀邯鄲故出魏郊爲榮地祖不爲移獄而仲文亦莫能中祖內鄉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曠

暗不能割臺以屬祖。勅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闖人塞。大司馬趙錦議。後三輔民築塞垣以備。祖持不可。司馬怒以撓軍。與劾祖。屹不動。已復言於直指。謂必後內地民莫若出錢與邊民。如雇役法。直指上其議。竟得請三輔乃安。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祖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視他邑殆半。今濟四年。課高第宗人緡騎帥。炳錄。上竈以要樞。引祖祖不應。得南京禮部郎秩滿之京。分宜嵩稔祖名。語人曰。陸君膾我符卿可得也。祖不往。會給事吳時來劾嵩。祖與

時來善，嵩愷之，欲以考功法中。祖南冢宰，王用實力救之，得免。遂以母病乞歸，尋母喪，服闋，值嵩罷，起禮部郎，尋轉儀制司員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祖却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祖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爲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

上怒甚，祖言王擅離國，違祖禁，宜有所懲。艾他，美非語，不足聽。上從祖議，皇孫生裕邸，祖請告廟，受

百官賀，疏入，留中，有頃，賜聖母寶鏡，中外翕然稱祖。

有卓識未幾調吏部司封郎已轉文選祖雅有人倫鑑  
知天下士如別黑白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  
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崇古仁和張翰嘉魚方達  
時出周王一鶚肥鄉張學顏皆掛人齒頰祖力爭之謂  
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崇古等得無  
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令海瑞爲上督所  
排祖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侍郎未衡以才地自  
負南司空缺祖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  
時祖已陞奉常典屬國矣衡噤言者論祖恣橫內璫復

有從中構者遂得旨罷免居數年 神宗皇帝登極言者謂祖不宜久廢起丞南太僕歷遷大理寺卿以外艱歸服除起歷兩京大理召拜工部右侍郎初祖與江陵相公同年友善及江陵在政府祖引誼規諷甚切及奪情祖遺書開諭江陵不納意雖銜甚而未有以傷也俄論改折祖固請輕之江陵變色曰公爲豪地邪祖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江陵語塞南御史張一鯤承旨論祖祖復罷江陵卒起南兵部侍郎尋轉吏部時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

逢當路祖獨謂江陵府權耳非弄權也且擁扈綢繆其  
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爲南工部尚書力請歸又三  
年起南刑部尚書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祖曰獄法司  
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厲爲御史劾祖抗章論  
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哉  
事竟白已改吏部尚書庚寅召入爲刑部尚書明年吏  
部尚書闕廷推祖上雅重祖名遂拜吏部尚書抑僥  
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 祖宗朝故事戒闕者毋入中  
涓書時中旨用二臣入內閣祖言廷推舊制毋壞 祖

宗法。上從之所推。救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討苞苴。絕踪。所汰。黜卽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庶一示獎勵。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上意。有旨。斥選郎王教等。祖爲申救。深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祖者。祖遂稱疾不出。無何。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歎息云。旣歸。謝謁客。兀坐小室。焚香淪茗。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而瞑。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訃

聞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謚莊簡。祖自少有大志。嘗書范文正公做秀才。以天下爲己。任語於案。以自勵。平生推進賢才。培植善類。出於天性。與人交。披示肝膈。杜絕機械。富平孫丕揚。向爲御史。論祖。祖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誼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殷勤謝之。其後在事。遇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論祖。壬辰大計。祖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惟若無纖芥。晚年秉銓。尤汲汲以引用老成爲事。或曰。何不登用。後進爲將來地。祖曰。後進行當有知而用之者。若老



成人漸逼桑榆不及今柄用終老岩穴矣吾何敢先身  
謀而後國家自通籍以來六任六已強半丘壑未嘗有  
所攀附至於當利害剖邪正遠識高節天下望如鱗鳳  
久而愈重且信蓋祖之學主於信心故亟進亟退略無  
驚吝祖之心一於爲國故任職任怨不爲雷同可謂凜  
然古大臣之風節矣

兵備副使陳履卿茂禮

陳茂禮字履卿慈谿人八歲善屬文人稱奇童稍長博  
綜墳典至太乙神經奇門秘術無不通曉舉嘉靖庚戌

進士授工部主事壬子河決徐邳漕運沮塞言官議開膠萊新河通南北海道天子下其議時當道方憂徐邳幸海運或可必行大司空請以茂禮往視可否茂禮歷膠萊視南北所謂海道者上議曰石礦既難開鑿而絕無他泉可引通舟必須穿引海水非掘地十餘丈不可且航海必須更造海船而海寇方出沒諸利害有難遠觀至於工鉅之難成又其小者於是議寢省大司農金錢以億萬計未幾而鑄錢滇南之議起大司空難置人復請以茂禮往茂禮日集父老于庭相與斟酌議長使

計估平允，多寬假，不責旦夕效，以與小民爭利。小民樂從之。於是鼓鑄乃定。歲以爲程，益大司農金錢以萬計。當是時，無不才茂禮，而以大司空知人善任使也。丙辰，倭蹂東南，急甚。大司馬憂之，以爲非茂禮不克。請改授茂禮兵部郎，以叅謀軍務。往時倭困江陰久，知縣錢鏞以戰死。督臣命茂禮往援。茂禮選銳卒三十人，駕小舟直進。倭奴舞刀跳躍兩岸上，我兵欲射之。茂禮曰：「不可。此誘兵也。」卽微服入城。次日，倭駕三十六舟沿城重載出江口，掛蓬如飛。最後三大艦，倭酋坐其上，見兵匝城。

外止百餘人遂棄舟登岸邀戰茂禮連發三矢殺其二  
柁工又以火箭射其風帆諸倭還舟救火與前舟相觸  
望許茂禮急檄水兵總張成張祚等邀截江口諸兵躡  
而圍之茂禮屈指算曰尅在明日午時翌午果斬首  
二百餘級而我兵無一傷者是時倭據沈庄爲大巢分  
兵四掠萃於乍浦茂禮聞報卽督永順宜慰彭翼廟都  
聞李經戴冲霄等官三十餘員由乍浦入爲右哨札營  
未久茂禮忽見異氣起營上急令移營數十步倭忽發  
礮震故營如蓋粉大小將吏惟聲震地勇氣百倍茂禮

乘而鼓之，躬率精銳突其中堅，且傳報各哨呼曰：「陳益謀也。」從南道攻破賊巢，夾於是諸哨從之，無不一嘗亂。遂大克斬首千餘級，而賊酋徐海、殲焉，倭悉蕩平。時丙辰八月二十五日也。以功擢江右清軍兵備副使。姚源故巢賊盤據支蔓，僉事尤烈全軍覆沒，僅以身免。賊勢益張，而茂禮適下車，巡撫何願聞之，大喜曰：「賊不足平矣。」卽以兵屬茂禮。茂禮分左右哨三面進，兵約日同發，而獨空其要路，一面無兵，潛令指揮某率精兵三百伏於某道側，戒之曰：「某日某時有衣色衣而奔者，皆賊也。」

爲我悉擒之。賊聞三道進兵，而一路獨無果，易服而逃。伏兵起掩之，悉平。撫臣上其功，擬峻擢，而前以膠萊議沮，諸臺諫者多不平，遂交章詆曰：是年少喜事，務峻節，以邀名，可備邊方之用。吳豕宰鵬素知茂禮賢，乃改備兵瓊莞，而出諸臺諫於散地。茂禮屢疏乞身，不許，不得已，冒暑往。八月抵任，以夜夢三老人，貌清癯而衣冠古雅，召茂禮與奕，蚤起見寺後三古梅，茂禮悟曰：吾將去矣。遂濡毫作梅花百韻詩，正衣冠而逝。時年三十三。所著有《大六壬十二卷》，行於世。

兵部左侍郎宋思文應昌

宋應昌字思文，仁和人。登嘉靖乙丑進士第，知絳州。陞刑部員外郎，歷戶刑禮三科給事中，出守濟南，累官山西河南山東江西福建諸藩臬，左右使，進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隨授經略。以三品考贈祖父如其官。蔭一子入監讀書。兵部覆本東征功，加右都御史。世襲正千戶。昌少有大志，自爲諸生時，卽以匡濟時艱爲己任。故文經武偉，無施不可。其守絳州也，嘗奉檄查閭寧化等關，目擊邊弊，登陴浩歎。及

官給事新鄭方以互市議邊昌卽疏陳撫賞不便者三  
巡京營邊報狎至江陵以無虜對昌輒據謀以聞陳防  
虜七事江陵怒遂出知濟南後累官藩臬忝伍諸軍事  
未嘗以外補有怠心已而建節山東首請加意海防復  
督衛巡司諸舊制談者目以爲迂未幾朝鮮告急廷臣  
皆相顧咄咤歎服昌之先識而經略之命下矣壬辰初  
倭奴舉六十六島之衆當劉倅倡亂之秋我方西討未  
遑東顧倭奴突入朝鮮國王李昫走竄義州虜王子臨  
海君肆順和君珏發靖康恭僖二王墓八道三京殘破



幾盡聲言內犯京師戒嚴詔拜昌兵部右侍郎經略薊遼山東保定等處防海禦倭軍務時經略創設大將軍李如松羈寧夏未至繕甲練兵儲糧制噐又倉卒未備詔書督促正如空手搏戰耳昌鑿空支吾不兩月而部署出關會遊擊沈惟敬使倭道謁昌昌曰我奉命討賊知有血戰耳汝毋以身試法十二月與李如松踏冰渡江惟敬復謁執欵議如初昌屬繫軍中不許更入倭營而議討賊益急正月兵薄平壤倭將平行長築飛樓鑿垣穴守牡丹峯以相犄角昌指授方略圍其三門外布

鐵蒺藜數重，火器齊發，毒煙蔽空。吾軍舍解藥，仰面肉薄而上。諸門皆破，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焚溺死者無算。行長捲營遁回王京。李如松輕其屢敗，走探地形，猝遇重圍，如松殊死戰，斬金甲倭墜馬，而楊元張世爵援兵復至，倭狼狽解圍走。當是時，王京聚倭有三十餘萬，且又當八道之中，去釜山十五百里。倭不退，朝鮮不可復也。昌方畫依山俯攻之策，而李承勛兵留於山東。陳璘兵奪於薊鎮，沈茂兵遣還於浙江，進不能策，疲病之卒，退不能待，救援之師，夜令死士以明火箭射燒龍。

山十三倉糧盡而倭始棄王京去昌又遣兵追擊至南原與清正夜戰又追及晉州斬級甚衆倭自此仍還釜山舊巢又復遠遁熊川西生浦蓋朝鮮之局始完而昌亦乞骸骨歸矣歸之日王率光海君宴餞江亭高麗人傾城相送至數百里拜泣而別是後也索回王子陪臣官眷百餘人斬倭首二千三十級克復平壤開城王京總還故地二千五百里言者願以請封撤兵爲昌罪奪其官夫倭封於乙未之七月昌歸於甲午之三月則請封不在昌也昌留劉縱兵萬六千居守而朝議撤之則

撤兵亦不在昌也。昌提軍絕域，身經累戰，夏沐暑雨，冬  
僵冰雪，食無鹽酪，臥無甘寢，乃不以驅逐朝鮮境內之  
倭爲功，而以退歸釜山海外之倭爲罪。此任事者負國  
抑言事者負昌乎？假令倭終盤據開城，耽延歲月，薦  
衆畿輔，揚帆江南，王子不生，還朝鮮不再，造兵連禍結  
老師匱財，又將何以處之？昌方面紫髯目如閃電，東經  
陸辭。上遣黃門陰矚昌風神警亮，器局岸偉，大喜，得  
人賜金綺以寵行。比至朝鮮，又賜麒麟一品服。昌感知  
遇，每以死自誓。戰勝之後，撫傷掩骼，招歸脅從，以萬計。

仍分兵屯守大丘南原廣州等處移檄國王斬塹挑濠築關置候修葺善後之宜甚備行軍賞罰嚴明軍需節省僅支馬價二十餘萬揆事圖策出人意表每當百司使者咨請輜輳昌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退而熟議之則老吏宿將終不能易也婁江王相國錫爵論之曰經略外夷與邊臣不同邊有堅城可憑而海則與倭共之無處不犯則無處不攻難一他鎮調兵必先主而後客老弱居半道路遷延難二邊臣伸縮自由而經略則空名客寄俯仰隨人難三羽書以風爲遲速語言以譯爲

往來難四朝鮮利於留兵不利罷兵倭來則貸手執仇  
倭去則張小爲大飾緩爲急難五李氏盛滿人心不附  
而又立萬金之賞懸封拜之格忌寧遠者并以忌公難  
六嗚呼此公所以累疏乞休高卧西湖絕口不談東事  
也然朝鮮陳謝有疏朝廷敘錄有旨何忍不一爲公論  
昭雪而令忠臣孝子扼腕不平哉觀此而宋公之論定  
矣

貴州按察使陳觀甫願正

願正字觀甫廣西恭政茂義之子舉嘉靖壬戌進士

出知金壇縣。縣多權貴人，能以其重持令，而豪奴白晝攫金，侵奪人土地，以爲常。願正首治之，犯卽傳法，無少借。更庶其豪喜訟者，創一二人以徇。頑民持牒至者，望縣門輒反走。久之，無訟，而縣稱大治。比代將發，忽流賊入邑，亡所藏金。民間之競以私財抵所亡，無後時。而權貴人以是泄其不平，遂中以白簡。量移上蔡，上蔡俗務，聞狼時鳴，鑼驟焉。殺越人于貨，願正殲其魁，嚴保甲，中要東道路，以安溝鎮地。多沃衍，民假繕城埴，爲名。侵二千餘畝。願正廉得狀，奪還官歲輸金爲廟祀，牽犂扉屨。

資省縣官費歲以千計遷大理評事先是司封駁者慮持法之不咸寧能散以徇願正凜凜三尺辟則辟宥則宥所不與法比者駁亡數神宗皇帝初載江陵秉政務束濕金吾縱騎間引繩批根獲妖人王之奇當以不軌邊陲賞首從八十餘人俱論磔願正駭歎曰律稱不軌謂謀危社稷爾妄一男子左道惑人法當死彼蚩蚩者何知而與同坐再四駁之小司寇執不已以白政府江陵雅知願正峭直厲聲曰大理是評駁之司部擬未當頻駁何嫌刑曹始改之奇等三人爲首者坐死餘並



從杖遣有差，天下以爲平。歷寺副正遷南雄，守值歲大  
澇，啗民田數千百畝，虧賦額。願正請以梁稅之羨足之，  
遠避繫額，稱再生。時大征羅旁，徵募驛騷，願正以藜菁  
路雜，恐民越境，罔知。或失足投虎口，祗藉盜糧耳。上計  
督府，請改折輸銀，募近民遞運給軍。迄恃以無患，轉雲  
南按察司副使。分巡安普，署在會城沐國之所彈治，儻  
御關出爲奸利，亡誰何。願正飭躬率厲，一切以法繩之，  
莫敢譁。外艱服除，補貴州威清道兵備，威清入滇孔道，  
百粵西隣，茂篁懸棧，間酋長多黠猾，難治。滇臺檄捕叛

首總祭願正謀知繼祭與土舍隆申審乃召隆審授方  
略勅與守備丁繼文知州劉承範夾擊擒之俘於淇魯  
溝當滇粵交粵首岑氏世雄其地時時剽掠爲行旅患  
督府議剿之願正曰此夷獠故習可不煩兵而定乃親  
行部遣檄宣諭困威責以大義岑悟輒縛戎首伏誅劫  
兩管分兵防禦官司其市存協者輒械以徇洲首與斬  
首構借兵安國亨報聞海潮願正乃容遣潮陽守備發  
賈淑洞夷兵遠殺事已而兩院慮提蒙大駭願正卽核  
文國亨曰本官世受國恩何至貸兵仇殺自杆文罔此

必種落納賄弄兵以狀來安氏素驍勇爲諸首冠忽創  
官兵大慙省檄語開端委罪卽對使頓顙謝而逮一二  
長官請命二酋聞之膽落蓋願正控制諸夷奉揚皇  
靈實身以羔羊素絲之節至鎮斥諸司餽遺安氏奉八  
百金爲壽扶其使加誚讓卻之迨然明之儔乎故寬之  
則幾而承恩威之則弭耳伏罪進布政司叅政移守新  
鎮無何而播首楊應龍兵起兩臺將投艱願正因婦嬰  
疾遂以齋捧歸御史大夫以避難論調明年大計進官  
貴州按察使特予致仕歸而囊橐蕭然不能攝廳事拮

据九載僅完一堂家食二十年領袖諸管綬而耻爲用  
容長吏有疵政則趨駕往面正其過嘗自贊云無宅賜  
無逆履服官三十年不知有身居鄉二十載未嘗有思  
載籍墳典供吾求青山白雲爲吾侶卒年八十有四楊  
太史守勤論之曰嘗觀顧正之檄岑氏撫安酋與參政  
公之定柳慶武緣事先後若合符節然奉政竟爲忌者  
所掩而顧正亦絕口不言功不矜不伐固其家法也至  
若勇退急流養高洛社閨門著雍睦之風燕居無媒褻  
之色嚙齒不言人過而拙揚小善惟恐弗及其於表正

閩里洵若仲弓之於元方云

雲南布政司左叅政陳忠甫覲

陳覲字忠甫世家餘姚原鄉登嘉靖己未進士第授  
兵部武選司主事陞車駕司員外郎歷郎中尋轉武選  
司郎中內艱服除補原官練達機宜材識卓詣楊大司  
馬深倚重之出爲湖廣按察副使備兵衡永郴桂諸郡  
會新寧僭人寇掠江廣詔下命覲討之覲以兵餉方不  
足而與蠻夷從事邊鄙重傷元元之命乃遣使者招撫  
諭以威信僭人面縛降轅門願受朝廷約束普無敢復

反者廣東賊黃潮祖等流劫郴州桂陽，覲督兵擊之，斬獲虜首以數百計，招降餘黨，悉平。廣西賊常銀豹大駕樓船，沂衛永江，大掠諸郡。覲又督兵殲之。江上將兩廣征古田徭獍，軍門檄覲爲備，乃覲大振兵，以張軍威。聲聞八桂，蒼梧閩虜爲禱，魄兩廣得克。奏首功者，覲犄角之力居多。徭人旣平，則給土田，立塾堡，修城垣，募勇敢，足軍糧，興學校，明教化。凡士風吏治，民務戒機，靡弗經營者，入賀。萬壽節，報政於朝。先已陞雲南布政司左叅政，而竟以勤勞瘁事，積苦疾作，卒於京邸。揚大司馬。

撫而哭之出涕曰使君須臾無死卽卿丞何足道哉乃  
給驛遣官扈其喪歸故里先是陳公士賢有惠政於衛  
永衡永人立祠祀之至是以覲配祀謂之兩陳公祠云  
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金子魯學曾

金學曾字子魯錢塘人嘉靖戊辰進士授工部虞衡司  
主事內管庫鑰出榷荆關俱以水滌稱其剷姦剔姦甚  
心畫一者載在令甲至今遵行之晉都水司郎中治河  
張秋改禮部精膳司郎中出督楚學稱使者時江陵相  
公方飭學政議別革勅已而曾烏鳥情深不能待卽策

奏出都門江陵不喜卽請遠制勅房官褫其職同官  
慮及曾曾不之顧也及家而母疾方革得視飯舍以爲  
勝三公遠甚何論督學服闋仍楚命特江陵所飭學政  
以功令奉之矣其法首禁講學次汰生徒皆務一切權  
抑剪棄之術以爲切磋磨礱道將在是而曾獨不以爲  
然所頒教約首令講學曰學不講則師與弟所崇何業  
第謝遊士封別館而設學明倫之堂環橋泮水之次月  
三四集不厭也凡士抱牘求試懼于新令不待前曾一  
試再試正收散收兢兢惟遺珠是慮士或以急于有司



有司僥以新法爲辭，訖曾令具副狀於其庠，庠師不曉以聞，而輕重調劑之。其他如賑卹之周，銓補之速，凡所以休養士氣者，無不至。而於江陵所申飭，則大徑庭矣。無何而奪情之事起，曾曰：是可令楚士見也。身爲楚士，先爲十揭以上江陵，江陵不之省，遂欲投劾歸，而適有滇南叅知之命，未幾，楚按朱璉之彈章上矣。曾喟然曰：吾固待此久矣。卽日歸，築別業西湖之浹，日奉封公杖屨，爲詩酒遊。江陵尋歿，臺省交薦，補闕臬，仍鑄秩爲食事。其所司者，則屯益也。甫下車，卽首飭益法，次申屯政。

凡修墜去甚不知更幾而所獨創爲後人奉若著蔡則  
箕盭編屯二法也。國人至今賴之。遷江右兵備副使時  
江右歉飢民多揭竿稱亂巨室往往以擒勦請其流民  
入城辟死巷陌者至不勝竈。曾日夜含涕求所以散菑  
待緩。涓與死者乃榜諸衢曰朝廷惜飢民不惜亂民其  
急歸里甲以候賑濟者爲飢民其搶攘道途終不歸里  
甲者卽亂民亂民行且斬矣乃急趨守若令射入里甲  
家諭而戶曉之差等其所宜貸而人授一籤隨勅他吏  
聚糧負錢以從而驗籤給貸籤行若流水而錢米之屬

不脛而遍一時之饑瘡寒亂者亦塞矣呼吸定變兩臺諸大吏俱歛手以爲非冷公莫辨也他邈道或議駢斬亂民八十人者曾爭曰民聚求食詎曰亂乎卽以斬八十人聞上上驚非常必不許無爲也他邈道乃止量移湖廣布政司叅政以外艱歸服闋仍得楚轄湖南之寶慶時旱流殍載道至省卽發廩賑之次禱墨吏次誅豪蠹次告余隣郡次講義倉積聚而枵腹之民稍稍果然由是而議辰餉議五開銅鼓之屯議班軍歲例議長沙之黔餉議大荆郵政議屯田議比徵議倉解凡可以

造福地方者無不以身殉之卽犯當事之忌騰豪猾之  
謗不顧也。曾至是已三入楚而蒞湖南且三載稱久任  
矣。縉紳士民無不信之如著龜戴之如父母卽一飯無  
不喃喃頌祝曰此金公之所遺也。績最晉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奉璽書節鉞鎮撫閩閩固曾舊所撫循知其疲  
而倭方蹂朝鮮南北驛騷曾乃蒿菑時艱日夜求所爲  
事之鉅具練者首簡戎器治餘艘練士補伍每備一新  
策倭所出沒多在彭湖乃建寨置戍以遏其衝倭初至  
令急擊不使得聚踪蓄力乘風窺犯屢有松下烏坵渚

嶼銅山及彭湖南灣甘山之捷。自是倭不敢輕犯閩。又遣間使諭薩摩君長義久等。激以復仇。圖秀吉義久感動。密掣朝鮮中路兵歸東西諸路。倭懼內變遂解而去。以曾謀秘世故不盡知。曾亦不自言也。是月上偵報平首天亡。疏當是時。經略之師已老。頒封之使方逃。廷議且將有息兵棄朝鮮之說。而閩偵適至。有旨令馬上差人傳示經略。使之一意用兵。東方之局所由以獲勝筭者。曾之以也。既不得與當時宣力。諸臣同受賞格。而顧以小事失直。指意竟有冒劄請嚴之疏。明年代者爲張

太常文而魯之功有不可湮沒者矣。一人里門卽以親  
身名教子弟回風俗明正學爲事。干牘不入公府而事  
關地方利病者。則不惜纒纒言之。時與諸宰官與蓮池  
大師結放生社於西湖之三潭。游湖所到。飛走游泳之  
物無不爲之廻翔者。其仁心感物有如此。卒年七十有  
九。有司以間賜祭葬恩蔭如例。

贛州府知府顧朝肅鈐

顧鈐字朝肅。仁和人。嘉靖辛酉領鄉書。三上春官不第。  
謁選學正通州。改贛榆令。贛榆瀕海。地礪鹵。其民皆窶。

御史應揚復疏申理始奉旨准銷而曾之深謀巨匠竟無有白之者請代疏凡五上始得歸闕太常丁敬澤之言曰金山之役島夷耽耽吾民以緩三韓之師境內惟擾先生巖棲坐甲事事有備倭得無南最後倭題歸則首長龜斃之報闕實以精謀先之闕功最奇而錄者後之心最苦而忌者抑之由先生一意公家不能俯事言路遂見撻拾嗟乎安有大臣爲國家紓大難而簡髮與米自同有司者先生既不自明閩人舌短復不能爲先生力明於朝以歸居東之袞闕負先生甚矣悲夫讀

太常文而魯之功有不可湮沒者矣。一入里門卽以朝  
身名教子弟。回風俗明正學爲事。干牘不入公府。而事  
關地方利病者。則不惜纒纒言之。時與諸宰官與蓮池  
大師結放生社於西湖之三潭。游舫所到。飛走游泳之  
物無不爲之迴翔者。其仁心感物有如此。卒年七十有  
九。有司以聞。賜祭葬恩蔭如例。

贛州府知府顧朝肅鈐

顧鈐字朝肅。仁和人。嘉靖辛酉領鄉書。三上春官不第。  
謁選學正通州。改贛榆令。贛榆瀕海。地磽鹵。其民皆窶。



歲游苗鈴太息曰。厄甚矣。抑何劑以起之。乃悉意撫摩。爲斥滯。詹易耕牛。種粒辨稅。稷所以異。募南人之良。施耕者導之力。稽旦晚。運行隴畝。間隨所至。坐樹下而聽斷焉。如是五年。元氣乃還。百姓嬉嬉以爲樂土。考最召拜福建道監察御史。出按粵西。粵西入寨。故挾六十三山爲梗。率三歲一剿。十年則粵東西合剿。謂之大征。鈴乃謂其開府曰。八寨固禍首。八寨靖則諸魃胡敢索死。草間且無弗畏死者。既窺矣。乃虔劉吾赤子。以克俘。誠若而臣。固漏誅人耳。吾何忍爲。於是披腹示土司。無不

向我願爲我奔奉者已而人聚果肆螫因命爲鄉導我  
兵隨而殲之不兩月人羣平卒罷大征北省軍興萬計  
活民命亦萬計願無夸語滿誅者志何也尋以艱罷服  
闋補江西道奉勅換楚已出都門矣中讒者言移贛州  
守贛固多谿峒竊出殺掠人屬岑岡諸巢叛敗南雄兵  
劫龍南定南二縣郡中震恐是時中丞某選懦不入城  
守遂俱闕鈴毅然決計會編乃大發官兵當賊衝而陰  
用土兵掩其虛遂擒渠盜王清等李沛追乃降中丞某  
聞已得賊而先所遣帥守兵者欲張其功又係索老關

及近境居民五百餘人。以暗中丞某鈐曰：是何辜。盡釋遣之。止錄前所獲三十餘人。以正法。中丞某忿甚。而部使者又欲縱李浦。鈐曰：浦降在敗後。安可縱。竟梟浦首於市中。丞某積不能平。遂肆其妒媚。妄作蜚語。而鈐無堪辭。齧遂弃官歸。鈐在公。不計私。在事。不虞詐。前或挈我。後或拘我。悉不顧。惟知如是為盡。乃心恪。乃職。即奉以周旋。已爾。願直道。無容弃。勞臣若敵。屣每誦。龍蛇之章。以為歎息。鈐孝友之性。老而彌篤。平生急義若渴。其應人若響。無同戚屬。及所嘗知識。聲察周之。不以貧為

解湖山詩酒間亦浮沉俗間然絕不受滯於俗評者謂  
古人腎腸先正儀矩云卒年七十有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

汝壁

鄭汝壁字

縉雲人登隆慶戊辰進士第初授刑部

江西司主事轉雲南司郎中雲南司典畿內諸錦衣緹  
騎主緝不法者徼役貪功以鷹擊毛鷲相師獄辭多誣  
壁一一反之且令衛校不得入署門宿猾無所盡其詐  
時江陵公初秉軸銳於求才聞壁治狀以爲絕倫欲調  
壁銓部銓部忌壁能以壁來或出已上得儀司缺急調

之儀制與文選職方京都所謂三大郎者也。未幾竟調  
驗封丁丑大計，則矢心以黜，不肯有一二犯公議。其人  
方走，首揆門下蹤跡甚暱，自謂立致開府，已而榜出，皆  
黜去。聞者皆服。未幾轉文選，屢任日，卽題推典史，故給  
事中趙參魯以推官超擢福建提學僉事，同署皆謂涉  
大奇而壁不顧也。其作用大都如此。時時語人曰：天下  
才自足供天下用，持乘者未能無私。然慎弗以有私待  
之，忝伍事勢以資與才與地相提衡焉，而私無所容矣。  
當是時江陵有私人在留都，急欲內轉，資亦適及，而壁

力持之時江陵當軸五年諸隙未開自謂無絲毫玷缺以正論格之方且欲攘善曰此正我意是以壁在選司稍得行其志所推舉悉合士論無何而奪情議起大防始決裂矣壁乃力裁楚人所求多不遂彼黨恨壁次骨云此自我戶內短長何容汝外人持之前此無由生隙故默然相安自此則藉藉議壁短矣相君雖內弗能堪然自謂已所獨拔恐見短於彼黨又恐盛摧之名反歸壁故但停壁俸猶委以選事踰年仍陟壁太常寺少卿然不數日卽謫外癘以潰不得復留也出爲福建右叅

議遷廣東副使轄瓊州。是時權貴多賺壁壁自列卿出  
又嘗真選乃遠。竟海外怏怏不得意。遂抗疏歸。久之起  
井陘兵備副使。尋改赤城叅政。赤城在上谷。最北直懸  
出塞外。三面皆虜。虜情最劇。壁不以邊地爲苦。不以遠  
徙爲憤。至則以軍容肅下。時衣袴褶。與諸將馳走郊原。  
較射講武。以爲樂部。下卒伍。則日令投石超距。校其勇  
怯。而進退之。每出號令。旗幟一新。虜聞之。匿影以避。曰。  
今叅政非昔叅政比也。當是時。虜酋雖稱臣。久雖邊塞  
見以爲少事。然虜性難馴。時時小爲劫。前此者。恐開邊

彙多委而忍之。壁則縱騎兵斬其首。虜執爲辭。壁曰：汝爲逆，安得容汝？且我中國人爲盜者，皆殺無赦。况爾醜虜耶？虜懼服去。晉河南左叅政遷榆林中路按察使。轉山東右布政使。尋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時河南山東皆大飢，壁加意撫卹。諭郡邑：權宜通有無，給錢米。又命諸市集，具饘粥以待餓者。委任得人，給有次第。飢民咸飽，所活六百三十三萬有奇。時倭奴破朝鮮，駐釜山者幾二年。已人謂東土隔一水，揚帆卽至。耳壁乃募標兵調浙兵以東，伍法整齊之士皆可用。備嚴而民不



驚會中南臺誣劾改南京聽用而適以外艱歸服闋起  
南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故所宜地  
悉諳其形勢要害兵爲天下雄諸材官多舊所識拔而  
心管任之者故指使如意虜囚炒兒忽明愛等寇孤山  
紅崖墩大帥李如樟擊敗之火落赤犯安邊大帥杜松  
破走之復窺懷遠遊擊沈應蛟戰却之皆壁發蹤指示  
功也賜白金文綺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  
大山西軍務甫履任而疾作遂躓乞骸骨三請始得旨  
准回籍調理行至山東荆門驛卒於舟中得年六十有

二計聞。郵贈俱如制。尋以延綏軍功。廕一子錦衣百戶。世其官。壁博學多藝能。而於吏事尤長。見吏跡輒取。亦不經。必欲行常以虛平待之。所至靜默。弗炫露。若值其機會。則斬然斷行。久遠功頃刻立。就已過。則如無事。然待人無纖微。而能曲體。悉溫然推誠。屬吏莫不惕。惕畏。竟無怨者。內行修謹。門內怡怡。族黨俱食其德。所著有律解。帝后紀略。諸王表。功臣封爵考。臣謚類鈔。并庚由堂集。凡若干卷。皆行於世。

右僉都御史江上振鐸

江鐸字士振，仁和人。提學僉事。斲之子。以忠孝廉節世其家。隆慶庚午，領鄉薦。神宗皇帝御宇之二年，登進士第。外艱服除，授刑部主事。掾吏重足立，不敢上下。其手錦衣帥獲盜七人，皆坐死。鐸察其寃，咸比輕律。帥者江陵相公里人也。江陵爲調音事，已經厥衛前決。法司第傳律例，毋輕異同。鐸曰：「如然，則一厥衛足矣。」焉用法。而法司又焉用余。遂請急歸。里後二年起補兵部主事。晉職方員外郎。出守福州。時鎮兵脫巾而呼，庚癸訐門勢且不測。鐸諭之立定。至是用親嚮，搽某誘執古。

田盜張廷希案誅通奸大猾湛自正等一十六人皆不  
動聲色而搃縱如神人以是知鐸有文武材擢湖廣按  
察副使備兵婁江時倭寇海上勢將入吳鐸乃簡武力  
榜樓櫓時糗糧示民有備而已不預爲動以擾民而時  
議謂江淮咽喉宜簡材臣專鎮其地於是鐸復以山東  
叅政監軍事駐淮揚孜孜繕備一如在婁江時倭聞有  
備不敢犯改山西叅政備兵易水易水責備虜視備倭  
雖較遠而民脂剝於權使軍興輒乏鐸所以調停計處  
者其拮据倍苦未幾晉按察使治兵易水如故無何而

播首楊應龍反於蜀滇楚騷動朝議偏倚界黔楚間宜設重臣仗鉞鎮之鐸於是以前都察院僉都御史開府偏沅特專征討當是時督府李化龍及各省鎮諸路部署久定而鐸府獨以創設兵餉落落所以拮据者其難百作易水某日師次黃沙圍分軍爲兩翼一軍白泥一軍龍泉夾攻板角關破之再進破瑪瑙長坎保子等圍奪枯竹關進克青蛇圍又克趙生圍遂入三渡關乘勝直攻海龍國海龍於諸險中爲最賊負岷以拒我是時暑雨甚藜菁中多重嵐毒霧我師又以深入餉不繼鐸乃

改長運爲接運，每三十里設一營，置運卒數千，前運未行，後運已東載待矣。士乃宿飽，援桴鼓之，以六月六日，奪海龍園，應龍繼死，俘賊親黨二千餘人，斬首六千九百餘級，露布以聞。天子方下璽書慰勞，而母太宜人與子世卿之訃相繼至，鐸五內崩裂，哭不成聲，酒泣上訴，請放歸守制，而廟堂以皮林苗八洞諸蠻爲梗日久，命鐸姑留，移勝兵擊之，薦人自代，不許，不得已旋軍龍陽。語諸將曰：皮林外有橋，內有險，諸苗營窟甚固，非先以文告解散凶黨，渠魁未可旦夕授首也。於是下令禁

妄殺開招撫明賞格戒驕擾期進攻而又嚴禁各軍之  
掩。隋。奪。鹵。者。師。遂。進。沅。州。次。靖。州。命。陳。大。將。軍。璠。以。勁  
卒。衝。其。中。堅。別。出。青。兵。縱。火。攻。一。鼓。破。龍。岩。賴。潯。濟。者  
諸。寨。再。鼓。破。特。洞。老。皇。甘。坤。諸。山。八。戰。八。克。皮。林。湯。平  
捷。聞。詔。璠。師。璠。始。得。脫。身。歸。昔。次。歸。二。年。而。瘴。發。於。勝  
遂。不。起。年。僅。五。十。有。六。死。後。一。年。天。子。欽。兩。征。玁。特  
旨。贈。兵。部。右。侍。郎。賜。祭。葬。廕。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會  
事。鐸。生。平。慷。慨。以。名。節。自。喜。然。坦。衷。率。行。不。務。爲。溪。刻  
居。常。籌。邊。事。戰。罷。懷。曆。朝。士。疑。信。半。之。及。其。用。兵。如。親

黃不踰年而平兩大寇、稱不世功、抑何神也。且內行淳謹、敦舊睦族、與人語、煦煦然、無論識不識、皆稱之曰江佛子。又何修而得此聲於閭里間哉。夫卮言、誇節、易舉耳。試徵功於邊、徵行於鄉、支左、詘右、而盡露其覆藏者、無筭也。若鐸者、可謂才德俱兼、聲實相副者矣。

僉都御史陸無畦萬垓

陸萬垓、字無畦、平湖人。登隆慶戊辰進士第、任福寧、兩平倭亂。當事者擬上功、因忤權相、處冷官。復上書論封事、出守蒼梧、兩擒峒徭、以不殺爲功、招撫叛夷百萬、關



東安西寧二縣至今呼爲陸父。尋以滇緬大訖，當寧推才望，拔之滇，躬冒矢石，人不毛之地，下龍川，擒岳罕，收叛卒，聲振西南，擢總閩臬，首發關白奸，得有備無患，轄晉持貢市之平，虜款閔焉，以功開府江右，一切去煩苛，革間遺課農桑，躬教化，築圩千頃，積穀百萬，兩賑大荒，全活不可數計，朝夕經營，至忘寢食，竟以盡瘁，歿於官。天子卹祭贈官，俱如制。萬垓生平爲善必慊，獨知施德不斲人，戴衆所附者，垓獨避之，衆所畏者，垓獨嘗之，自起家進士至開府三十年，里中未嘗知有陸中丞也。至

其孝友天植，講學著書，尤表表爲後學山斗，專功學術，一時並著云。

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鍾維新化民

鍾化民，字維新，仁和人。其母夢蔡忠惠，裹而生。岐嶷多奇節，動輒以賢聖自期。少爲名諸生，試輒高等。年四十始成進士，出宰惠安。察民疾苦，次第施行。或著爲令，以垂後。時洛陽橋壞，渡者苦溺，橋工鉅且架海難爲。力民毅然修復之，旣克期，爲文告海神，海不揚波者五日。人稱神明，及更新蔡忠惠祠於座前，土中得碣云五百年。

後爲惟濟所折，樂我者其維新焉。適與民字合，而民之  
嗣謚又適與恭合。先稜一揆其生也，有自來云。歲苦旱，  
民齋戒步禱，甘霖隨澍。凡至再，皆響應。特直指行部所  
在，持枯苗告歉。入惠安，則穰穰滿車。迨出境，則枯苗如  
前。直指惟徵其故，勞邑百姓，具誦民平日庶且仁及處  
勝狀。直指大異之，深積來清肅第一。移劇樂平，其治狀  
視惠安益精核。凡事無端緒，缺無左證者，無不迎刃而  
解。民令兩縣凡蒞事，有對越錄所舉行悉於月朔望焚  
香贊之上。帝時時親歷村落，爲百姓諄復。記 高皇帝

六論。曷以孝弟力田。進三老。詢利弊。凡有益於民者。提  
身持之。不少。回時稱爲三不要。謂不要錢。不要官。不要  
命也。課績亦如惠安。稱第一。以庶能卓異。拜山西道。御  
史時。建儲未有萌芽。民首疏請定國本。奉命視陝西茶  
政。條塞上八事。適虜闖入內地。關中震動。民授籌主者。  
勒兵乘障。虜驚遁去。甘榆飢。令所司虛倉。廣發賑。然後  
奏聞。全活甚衆。遂按山東。時旱魃爲災。下車卽慮重囚。  
出寬繫百餘。悉倉穀行賑。亦先發後聞。所歷必躬職。雨  
隨車下。蝗起。顧天以身代稼。蝗盡。隨太風入海。推轂屬

吏已事竣必戒毋以贖書相聞曰奈何假國家馭吏法  
爲臣子市恩地耶爲忌者所中改行人俄遷禮部主客  
司員外郎會三王並建之議起乃移書責政府尋露章  
劾之疏陳早建皇儲爲天下本開胸待斧終寢其議

改儀郎潘藩請王孽子 上許之民以執掌持祖制不

可 至札傳示者再民竊念 上得無以藩爲地乎爭

愈力 上曰第與虛名令得藉以婚娶民遂危言曰惟

名與器不可以假且 陛下視藩藩與 元子孰親潘

藩不卽封慮妨婚娶 元子不卽立不妨預教乎何緩

急厚薄之相反也。上見之，震怒，已批二字矣。復擲筆

於地，繞柱走。有伺者，馳報執政。執政以下皆駭懼。有詢  
民復事者，民談笑賦詩。有五鳳樓前堪酒血，莫收吾骨  
葬江邊之句。上還悟，遂罷前旨。自是上知民忠思

有以大用之矣。民日夜以未定國本爲憂，至廢寢食。後  
漸得要領，密爲旋轉。事頗秘。孫豕宰丕揚，庶知其緒。嘗  
遇民而拜曰：公真社稷臣也。尋改光祿丞。時河南大飢，  
炊骨相食。廷推往賑，非鍾寺丞不可。上命兼河南道

監察御史，假便宜行事。請積藏金三十三萬兩，事例銀

七萬兩，留漕糧十萬石，倍道入境，集羣策畫，晝夜籌畫，糾  
縣令廢閣，明旨者一人，遣戍諸司，望風勤事，其法多  
開粥廠，廣備糗糧，卽里中擇素封賢良者主之，就便安  
插，以活垂亡者，民時歡踊，從軍騎遍歷州縣，過村墟，慰  
問貧獨，所至卽食，救飢粥不費供億半錢，其不能就食  
則散銀給米，周之病者，擇醫施藥，流移不能歸，則計道  
里費還之。上所興發，不能贖，乃多方疏請，加額，循本  
足，則倡義以勸富室，富室皆響應，莫不家爲給，人爲施。  
初有司禁糶米價騰踊，民急弛其禁，蓄米四出，價頓減。

時有大盜聚南汝間，禍幾不解。民親入其寨，招厭渠魁，使護米商，自效盜平。粟美所全活，益不可數計。乃飲鄭俠流民圖，作棗荒圖，說籍手以報命。天子得旨褒嘉，勅吏部優叙，遂轉太常寺少卿。出撫河南，時中使銜命開採爲奸利，上疏力爭，不報。而諸礦盜遂乘震羣起，行亂宛鄭間。又河賊擁衆，阻巨津爲險，肆劫掠，官兵弗能制。民親督將吏設方略，擒斬亂首，餘皆解散。境內以平。因念中原爲心腹地，桑土綢繆正在今日，於是選材官，比騎射，日討軍實，而訓警之。又身爲拊循，不六月而



周歷八郡所至延見吏民詢所宜振革汲汲施措不啻  
以身徇之者比還鎮而疾作猶力疾坐堂壘簡閱什物  
衛其騶發而課殿最其胸中固思一得當而樹百年無  
事之伐也尋病增劇遂疏乞骸骨上優詔慰留會三  
殿災卽痛陳修省并模寫開採情狀繪爲圖說而疾遂  
革前一日姚御史思仁往視疾惓惓道吏治將材無一  
語及私中州聞民卒無問男婦老少皆哭失聲廢業罷  
市如喪所天相與控於姚御史爲疏於朝予祭褒卹越  
三年宗室縉紳以至士民復控巡撫曾如春巡按崔邦

諒請祠亭贈蔭兩臺上其狀下所司議禮臣以恩蔭緣  
咨吏部題覆祠贈上特賜祠忠惠出自宸斷不出  
撰擬贈右副都御史春秋道布政司堂上官致祭永爲  
定制蓋異數也民間道甚早一以典起斯文爲已任正  
色立朝不顧利害尤崇理學重節義汲汲表揚以風來  
世其爲政以育人材興學校爲首務嘗爲當局立衡審  
任事後履按之不喪錙銖而獨不喜世之立門戶分異  
同者故交徧賢豪而中立無所倚性坦夷任自然平生  
不見疾言遽色至於辭受取予一介不苟作縣令時日

啖黃蓋衣布衣。按秦齊每過驛廛，所供止限兩豆。迨授節鉞，猶蔬食布衣不改也。夫其自學而仕也，處則爲醇儒，爲師表，出則爲循良，令爲名御史，爲國家重臣，卒能護定元良，以至調時政，軫民隱，所至功見言信，券如反掌。此則生平誠正之學，有以通徹天人，故能爾耳。豈獨練達經濟而已乎。今上贈辭爽之曰：白簡批鱗，樹風標於柱史；青宮補衮，定國本於儀曹。又曰：匡時正學，濟世真才。蓋知臣莫如君云。所著有讀易鈔、日省錄、體仁圖說、勵學編、私淑編、敷言大旨、經濟錄鈔、應變錄、孫子

批評親民類編求生錄中州政書各十餘萬言。

江西左布政使沈箕仲九疇

沈九疇字箕仲，鄞人。丁丑進士，釋褐刑部雲南司主事，奉命審決江南，多所平反。遷山西司員外郎，歷郎中。時有武人爲某公營爲大司馬者，詭得之，而是公實弗知，也是公人望宜自得，而武人爲居間者所賤，墮雲霧中。司馬不見德武人，又無以見功，其先所行錢，乃貸之申貴者，申貴索之急，武人乃自剄，訟於司寇，以屬九疇。九疇曰：「此事何可竟也？」乃呼兩家諭之曰：「必訟乎？夫者逾。」

夫死者徒死司馬故無傷也。或一旦聞臨震之若何。而  
家相顧泣而散。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條補其  
章程。下十三郡。而以次校之。先爲約學使者。按部卽臺  
使者移不得入。入告安。直指以故人子。置書務中。死時  
爲弗聞也者。而榜出。然後入之。謝曰。某不敏。無得效其  
區區。卽幸而列。某亦不敢居功。故江右士大夫信。九  
真不私一人者。終其任。無敢干。先是迎父就邸中。養。及  
遷四川右叅政。乃奉父還里。而上書陳情曰。臣有父春  
秋九十有二。耄矣。無入蜀理。臣又不忍心絕裾。願終養。

上惻然憐以左叅政仍領江西於是養奉父往與二三  
舊遊論文道故時時問民以利弊而興除之歲餘以父  
喪歸服闋除山東左叅政分轄青登萊三郡萊故濱海  
時卉衣入朝鮮戒嚴一夕道路負携走莫可禁歲且飢  
民枕籍死無筭九疇白狀於臺使者撤南歸兵若干城  
守而南兵新從朝鮮來驕甚乃陰譏民若之廣狄署其  
門曰某某寓某約法豫禁之犯無赦於是衆各就逆旅  
無敢譁又時時討而訓之民以無恐而平度州民聚爲  
盜以聞報至九疇無然曰是殆蠲疆子不屑一篋者耶

卽爲激論之單。騎馳而往。往則衆大驚。以爲公何自從  
天而降。復相傳語曰。公至。我輩生矣。於是得首亂者。械  
之歸。而縣官復繫二百餘人。九疇下令曰。民以飢故脅  
於衆。奈何窮治之。其織之就業。衆乃帖然。更條食覩法  
審上臺使者。請便宜行之。是時上念齊魯災賑。以內  
帑銀錢。然未至也。九疇曰。必待此者。是索民於枯魚之  
肆矣。虛聖恩。滋吏罪。請貸所在。應內輸錢。亟散之。民  
以是懸未幾。以入賀行。老穉男婦。皆夾轂焚香。遮道  
號呼。不絕。懼終不來也。而九疇亦遂遷四川按察使。以

去改陝西右布政使尋遷左先是者以墨去九疇廉讓  
水蕪一意撫循慨然曰吾安敢使家有長物恐子孫非  
禮哉中使以權至先遣語兩臺使者曰藩臬大夫郡邑  
長吏皆來迎勅九疇揚言曰是勅中使非勅所守土  
者也無往迎故事且勅在我輩不以多乎而誰與選  
乎中使聞之氣已索矣比入境不爲禮一日移書來自  
稱于九疇叱其使曰若中貴耳烏乎稱于也惟天子  
稱于一人高皇帝起吳時稱于若烏乎于中使聞之  
大駭謝罪唯唯又一日移書稱詔視藩臬九疇第以籍



視之中使之始來也。詒上稱江右歲可十四萬金。既至而靡所措其手。甚恐。就九疇問計。九疇曰。君自奉勅。吾何知。居數月。計所入不能什一。愈恐。數走謁九疇。以冀指導。九疇曰。若果如吾言耶。頓首謝曰。幸甚。九疇曰。若來甚謬。豫章地瘠而民甚貧。必取盈毋論。釀禍。卽鬼神不能辨。必不得已。歲可五萬耳。中使踉蹌下泣曰。吾何以保吾首領乎。九疇曰。吾慷慨喪言畢矣。若自評可。吾卽貸若數千金助。若進不可。吾更無計。中使溫而自念。遂無復之。請臺使者請益。九疇曰。吾業已折之矣。

無已則益之萬取原數之半不可復益也於是致所請而令其與兩臺使者共疏祈減額甚哀竟得旨中使驚且喜以謝編諸歲入而民始少甦庚子入覲陸見得寒疾卒年六十有八九疇性樂易寬大居常不與人爭功名之際尤爲澹然所經歷好視其形勢考其沿革或咨詢所及歷歷指掌而卒未嘗以是爲矜詡爲人解紛片言中窾治官雖甚紛錯立辨而下無所行其好事父母至孝待昆弟子姓嚴而有禮貧乏者分俸養之真人不亢亦不屈手不釋卷博學工古文尤長於詩所著

有曲轅居集雜詩文共若干卷藏於家。

山西秦謀項廷堅德楨

項德禎字廷堅。故大司馬襄毅忠之耳孫。秦藩篤壽之  
子。才情奇宕。不能使首鄉序。去遊成均。輒冠賢書。以進  
士。初主屯田。政督易州山廠。奏績。晉屯田郎。時少陽未  
定。主上特祖訓立嫡。三王並封。讓禎舉祖訓全條。力  
爲疏解。見立嫡之訓。謂三子無嫡。必出自親王嫡子。乃  
接入臨。皇上三子在膝。不應引無子之訓。爲葬疏。則  
函中不報。而並封旋寢。羽翼定。傾夾日。回天。張留侯。後

梁公不是過。未幾移職方。尋以山東僉憲備兵于嶺。以馬箠擊地曰。勤所難事。無虜昂若者。俄而昂首七騎。繞石門禎。謹伺之。生縛小郎。見歸昂首。戀小郎。見特甚。且慕叩闕泣。請遣子來。暈大及夷人拱。只等乞鑽刀貢。賞以還小郎。見朝議以一昂部何足係中國重。輕禎乃裂背以爭。謂來賽捨喇昂妻昆弟。而卜彥。趕兔分據東。西擁強各萬。昂首所向便足爲重。何謂可輕。矧開原宰賽旣已許款。青把都死復與金繪昂。獨何心而可空言相繫。瞻前盼後。星夜熟籌。示以約束。例與之物。利其半。

稟許之數。松其全。給遺之見額。分于三年。誅七擒之三。以示威稜。縱小郎兒。還以寬膏斧。蓋不待控弦鳴鏑。弄虜股掌。上諸夷。偃僕畏慕。解辦歃血。不敢回薊遼。發一矢也。計所省五貢。雜賞萬三千有奇。而薊遼終歲行糧。亦復稱是大司馬。忌其功。中扼之。遂有蜀藩之命。先是。禡方候代海防營兵三千。撤歸。叛者九起。禡密謀馴叛。厥角爲崩。給資遣還南。軍過里。望門捨地。感誦非公。茲至今日。禡既得代。文法吏毛舉稽程。落職三級。踰年。以權昂平。張功。屢復官。官密雲。如薊密所轄。古北石。建

故皆虜衝自、撫昂後、雖稍稍休息、上下相蒙、每詐傳、  
警、以邀首功、頑按實律之、終頑建節、靡敢詭言者、時東  
封事竟、征倭諸軍入關、頑上言、樞府得從六議律、遣還、  
將卒歡舞、應聲而散、又條筭商之例、代唬船之粟、發通  
倉之藏、以給三韓之餉、以起虓羸之黎、兵民戴之如戴  
慈母、尋移潞藩、失中丞旨、而藩邸宵人武弁、奸細墨吏、  
復譎訛萋菲、下石交傾、直道咤悟、恚忿中疾、乞骸歸、頑  
入仕二十餘年、履歷疆圉、障塞、居其強半、所爲籌畫、虜  
情燎如指掌、折衝樽俎、不戰而屈、方畧恢恢、目牛遊、

至於練兵實給糧餉選材官斥好宄備要害諸可觀操  
懲膏靡不具備迨歸卧三載猶手輯北虜三封翔宵諸  
書蓋胸中數萬甲兵借此以少舒發耳禎意氣襟期  
蓋一世局大才宏心虛氣壯特以疾惡太嚴嗜善太  
熱腸取憎不究其用論者惜之所著有續名臣錄于肅  
志拒和許貢記襄毅年譜楊襄毅年譜南舡紀事漁陽  
德陽公績副在方慮編易州新志火政記諸書藏于家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終